



黄鹤楼。

古往今来能文能武、能诗能仕的毕竟少数，加上乱世兵荒马乱，唐代许多诗人都没有好下场，像贺知章、高适、白居易这样能全身而退的不多——陈子昂冤死狱中、王昌龄乱世被杀、岑参被贬客死异乡、杜甫贫苦大半生、李白临死还捞个叛国罪……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”李白这首《临终歌》，大抵就是许多诗人一生在矛盾中挣扎纠结后的宿命。

但是没有关系，后世不记得宰相，只记得诗句。电影看到最后，是不是高适救李白也不重要了，高适本就是许多人的缩影，他的身上有杜甫，有孟浩然，有贺知章，有郭子仪，有后世写下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的韩愈，也有如今仍在吟诵李白诗的我们——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只要诗在，读诗的人在，李白就会像明月一般高悬，随时可被今人举杯邀来，照亮万古长夜。

迷人的盛唐气象

今人忆盛唐，所忆为何事？是点一个桃花妆，穿一身唐制汉服，发一发思古之幽情？且看《长安三万里》是如何以一个接一个的名场面，点出盛唐的迷人气息——

所谓画中有诗，岐王夜宴一幕，即使小杜甫不缺着一颗牙出场，观众看到岐王和李龟年，也就想到了杜甫诗《江南忆李龟年》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

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写这首诗的时候，盛唐已然凋敝，当年岐王宫廷沙龙里的文艺气息却还萦绕诗人心头——王维弹奏琵琶曲《郁轮袍》，闻名天下的乐师李龟年将王维的《相思》谱曲传唱，还有西域进贡来的大象，或拜或舞。盛世气象，无非万国来朝、人才辈出、有容乃大。

彼时的长安城，虽尚不及后世汴京清明上河图那般市井气的繁华，但是精神富足：上至皇家贵胄，下到前来赶考的各地小镇青年，都有自己的文艺圈。以岐王、玉真公主为首的宫廷夜宴固然华美，李白待诏翰林后自组的“饮中八仙”一样以诗会友，金龟换酒，用“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鏊金银筒”行酒令，主打一个潇洒不羁。古人没有微信朋友圈，但各地名胜古迹的墙壁都是留言板，写满了题壁诗。这是诗人们的交友所，也是

童年杜甫。

